

外国文学大系

塞瓦兰人的历史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6840.00 元(全 684 册)

塞瓦兰人的历史

引 言

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或大法官培根的《新大西岛》都不过是作者们美妙幻想的产物；读过这些著作的人也许以为，本书讲述的新发现的国家（那里有一些奇妙事物）的故事也不过如此。那些不肯贸然相信一切事物的人的明智的慎重态度，只要不是过分谨小慎微，那是不应加以指责的。但是，不经考察便排斥似乎是异乎寻常的事物的固执态度，同将有关遥远国度的一切传闻都信以为真的那种不加判断的态度一样，都是要不得的。

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事例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话。好些事情从前看来是不容量疑的真理，过了几个世纪使被揭露：那不过是巧妙的谎言。好些事情长期被视为荒诞不经，后来却作为毋庸置疑的真理确立下来，以致敢于对此怀疑的人，被看作是笨蛋、傻瓜和可笑的人。

科隆主教维吉尔，因为说了有对蹠点¹，曾经冒过丧生的危险，我们不能说，他这样做是出于极端的愚昧。当克利斯托夫·哥伦布宣布西方的西部还有陆地的时候，在英国，其后在葡萄牙，人家都认为他是个幻想家，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后来，那些作环球旅行的人便清楚地认识到，维吉尔的说法是正确的；而美洲大陆的发现也证实了哥伦布的预言。因此今天大家对此已不怀疑；过去将关于秘鲁、墨西哥、中国的故事当作神话传说，现在也不怀疑了。

这些遥远的国家，以及后来发现的其它一些国家，几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并不知道，现在对其大部分也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的旅行家只满足于访问他们经商所到的靠海岸的陆地，而不大关心他们的商船到不了的那些地方。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抱着发财致富的日的而去旅行的船员，所以他们往往经过一些岛屿，甚至绕过一些大陆而下去留心考察，只是当他们必须避开这些岛屿或陆地的时候，他们才稍加注意。由此可见，我们所知的关于这些地方的一切情况往往是偶然得来的，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求知欲或这样的必要手段去作漫长的游历；而目的只是为了去发现尚未被人所知的国家并让自己能够作出全面而忠实的报导。

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让君主们有空闲去从事这样的发现工作，有余暇派人从事如此值得赞许、如此有用的事业。通过这种事业，君主们无需大量花费便可给世界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并能为祖国增光，还可以获得不朽的声誉。的确，如果君主们愿意拿出他们部分多余资金用来供给少数能干、出色的观察家，派他们到海外考察一切值得注意的事物，并要他们作出忠实的报导，那么君主们是会赢得巨大的荣誉的，这将使他们的名声留于后世，甚至还许会带来许多其它好处；这些好处能够抵偿他们在这一值得赞扬的事业中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会绰绰有余。为此目的进行考察的人，他们接受过培养，具备科学和数学的知识，他们所作的报导要比商人或水手所讲的故事准确得多，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大部分商人和水手都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们既无时间也不方便去从事考察。他们在一些国家逗留的时间往往不短，可是除了注意有关买卖的事情之外，对别的事情却漠不关心。

这里指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译者

对蹠点：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译者

这一点在荷兰人的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荷兰人在东印度拥有大片土地。他们还继续到其它许多可以经商的地方旅行；可是有关他们定居的地方或他们的商船每天都驶过的地方的情况，我们只得到少量简短的、不完全的报导。巽他群岛，特别是婆罗洲，在地图上标明是世界的最大岛屿之一，位于自爪哇到日本的航线上，可是却几乎无人认识。好些人绕第三大陆，即一般称为未知的南半球地区的沿岸航行，但谁也不肯花力气到那些地方考察，并描述一下那里的情况。诚然，地图上已勾勒出这个大陆的海岸，但却如此的不完备，因而人们只能从中得出十分模糊的概念。有这么一个大陆存在，谁也没有怀疑，因为好些人的确看见过，甚至还上过岸。可是，他们不敢深入其腹地，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进去的，因此他们只能作一些浮光掠影的描述。

我们提供给广大读者的这个故事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写得那么朴实，以致没有谁——我希望如此——会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读者不难看出，它具备了真实故事的全部特征。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西登上尉。据他在本书中说，他曾在塞瓦兰国住了十五、六年，后来，运用了他在本书中叙述的各种办法离开了那里。最后他到了纳托利的城市斯密尔纳，他在那里搭上了准备回欧洲去的荷兰舰队的一艘军舰。正好这支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受到英国人的袭击，这件事就成了随之而来的战争的导火线。大家都知道，荷兰人自卫得很出色，结果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

在这次冲突中，西登上尉也受了致命的重伤，受伤后他仅仅活了几个小时。当时和他同船的有一名医生，西登是在启航前跟他认识的。由于他们两人都十分能干而且又都是饱学之上，所以他们一路上谈得很多，言谈中互相敬重，成了莫逆之交。在此之前，西登上尉和谁都没有谈起过自己的奇遇，因为他不愿意别人把他的奇遇在欧洲公布出来。这时他却把事情的开始几乎全部告诉了医生，从离开荷兰谈起，一直讲到抵达斯密尔纳。

但是上帝没有让他话到亲自公布自己的奇遇的那一天。当他看到死神降临的时候，便把自己全部衣物送给了医生，并把自己所写的东西托付给他。他留下的便笺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既然上帝不愿意我寿终天年，我只有毫无怨言地服从神的意志。我已准备将自己的灵魂交回神的手里，因为神创造了我，是我的上帝，它有权要回我的灵魂并有权随意支配。我希望上帝以其无限的仁慈，宽恕我的罪孽并让我分享永恒的圣光，我即将离开人世，再也见不到你了；不过既然我还剩下短暂时光，我想利用它告诉你：我是作为你的朋友而逝去的；为了表示我的友谊，我把自己在船上所有的东西赠送给你。你会找到一只大箱子，内装我的全部衣物，还有一点钱和几件珠宝，这些东西全部所值无几，但不管怎样，我赠送给你却是出于一片真诚。除了衣物、钱和珠宝之外，你还会找到一件无价之宝：一份记载我从荷兰出发启程到印度去旅行的整个经历的笔记。关于那次经历，我曾常常向你谈及。这一故事杂乱无章，几乎全部写在散页的纸片上，而且是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的。这些笔记需要注释，需要按原来的顺序加以整理，我自己曾订下计划想这样做。可是，既然上帝不允许我来完成，我只好让你来照料这件事。我以垂死之人的一片真诚向你保证：在我的全部笔记中，没有任何不真实的记载。也许将来某一天，时间和经验会证实这一点的。”

以上便是本书作者临终时的最后几句话。几小时后，他便怀着高度的信

心，以模范的恭顺态度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据他的继承人，即那位医生的见证，他这人体格匀称，才智出众，举止庄重，忠厚诚恳。

他死后，医生翻阅他的笔记，发现它是用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普罗旺斯方言写成的，这使医生十分为难，因为他认不全这些文字，而他又 unwilling 将这些笔记交给外人。由于上述的困难，以及他后来要处理的许多事务，他不得不将这份笔记暂时搁下。

荷兰和英国缔结和约以后，医生从荷兰到了英国。不久以前，承蒙他的好意，他把这份笔记托付给我整理，嘱我将它翻译成一种文字。我仔细地审阅了这些笔记，发现记载的内容竟是如此离奇，如此神妙，以致我按内容的要求将它整理得条理清楚以后，心情才平静下来。我是依靠我的委托人的帮助并根据他的意见进行这一工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西登上尉去世不久，有许多从荷兰来的人告诉那位医生（西登的继承人）：大概是在这部书开始所指的那个时期，有一条叫“金龙号”的新船从特塞尔岛启航，开往巴达维亚，船上满载钱币、旅客和其它货物，大家认为这条船已经失事，因为后来就完全没有听到关于这条船的消息。

我得到这些笔记，在动手整理之前，亲自去找印度公司的律师万达姆先生，他是荷兰政府派去订立荷英商约的专员之一。我向他打听那条船的下落。他向我证实了人家在荷兰对我那位医生朋友所讲的一切。但是，最有力地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证据，是从一个佛来米人写给一位法国贵族的信得出来的，信中谈及“金龙号”的情况。那位接信的贵族把信交给了我，我认为，交代了这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之后，把信附在这里是不无好处的。

那位贵族对我说，有一次写信的人和他一起散步，谈起了印度。写信人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他告诉贵族说，有一次暴风雨把他的船只吹到南方大陆的海岸，他几乎在那里葬身，幸赖上天保佑，侥幸生还。在进行这些谈话后的一、二年，我的那位贵族朋友在社交界中听人谈起那些未知的大陆，他便讲述他从一个佛来米人听来的故事。他还没有讲完，一名萨瓦州的贵族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一连串有关的问题。由于他无法回答全部问题，萨瓦州贵族便请他根据他听来的情况写信给那个佛来米人，以便从佛来米人那里取得关于此事的全部可能得到的消息。萨瓦州贵族还说明他何以这样热心：他关心这条船，是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就在船上；他曾多方打听亲戚的下落，可是音讯杳然。他的亲戚留下一块土地在他那里，其它大部分产业早已卖掉。亲戚的族人好几年也等不着他回来，正为这块地的继承权打官司。因此法国贵族便应萨瓦州贵族的请求给佛来米人写了信，并收到了用法文写来的回信。我这里一字不改地将原信照录如下：

“先生：

辱蒙赐书下问，敢不竭诚奉告，以慰贵友之期望。1659年，余在巴达维亚时，有一佛来米水手，名叫普兰斯，闻余曾到南方大陆，遂告余下述故事。数载前，他在一艘新船上遇难，船号“金龙”或“青龙”，自荷兰启航，开往巴达维亚。船上载有大量钱币，另有四百名左右旅客。人员全部或大部分脱险，登上陆地，由船长率领，秩序井然，一如在船上之时。既已觅好遮蔽之所，复又抢救出其中大部分食物。彼等以大船之残骸修建一小艇，用抽签之法选出八人，乘它往巴达维亚向荷兰公司总裁报告其失事情节，以便总裁派船搭救遇难人员。普兰斯亦在此八人之中。小艇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巴达维亚。总裁马上派出一艘三桅战船；战船抵达该处海岸后，即遣派舢板及船员按指定

地点登陆。但不遇一人，亦不见留下任何痕迹。彼等沿岸航行，驶近好几处地方，由于此处海岸天气恶劣，竟失去舢舨及几名船员，于是不得不空手返回巴达维亚。总裁复派出另一艘三桅战船，依旧毫无所获而回。

“其时众说纷纭；据悉，有若干民族定居于此大陆之腹地，其身材高大而并不野蛮，彼等将其可能逮住之人领进自己国内。余几达南纬二十七度之处，然风暴骤至，令余改变主张，而夜晚则意外风平浪静，使吾等幸免于沉船之难。余以得重返海上为幸事。此为余能向阁下报告之一切。贵友欲知“调龙号”之详情，可向荷兰公司探询。当时总裁为麦埃特·絮凯尔，彼现时仍为驻巴达维亚之总裁。余则仅从那个佛来米水手处获悉此事。该大陆土壤略呈红色，全为不毛之地。海岸似有妖风袭击，不易登陆。故三桅舰丧失舢舨与财物，而未能靠岸。彼认为三桅舰未觅得真正失事地点。余认为此事系发生于南纬二十三度之处，时间为1656年或1657年。专此布复。

您卑微的仆人

托马斯·斯金涅尔

1672年10月28日于布鲁日”

读者可以把这封信和作者的叙述加以比较，然后作出判断：在这样一些很少为人所知的材料中，是否能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第一章

从童年时代起，旅行便成了我最大的爱好。这种天性的嗜好与年俱增，我觉得，自己想到别国游览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我怀着异常的兴趣阅读各种游记、各种描述异国风物的书籍以及举凡有关新发现的报导。我的双亲要我将来当法官，而且没有那么多资金供我长期旅行，这都成为实现我的愿望的巨大障碍。然而，我觉得，任何障碍都不可能阻止命里注定的事情的发生。我刚满十五岁便应征入伍到了意大利。由于职务在身，我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两年，然后才回国。刚到家乡不久，便又奉命随一支比以前更大的队伍开赴加泰罗尼亚。我在那里打了三年仗；如果不是父亲意外身故，要我回去继承遗产，如果不是母亲的请求——她遭到如此重大的不幸，没有我在身边便不可能得到安慰，我是不会放弃军职的。这种种因素使我不得不回到故乡，而母亲的一再敦促又令我放下刀剑，去换上法官的长袍。于是乎我专攻法律，四五年间进步不小，竟获得了博士的学衔。我被任命为本地最高法院的律师，这职位是飞黄腾达必经的一级阶梯。我被任命以后，致力于练习演说。开始我自己虚构论题，随后便选择真正的题目进行出色的辩论。我不遗余力地去做，一切事情都完成得不错，因而博得少许声名。我乐于从事这样的练习，年轻人喜欢在这种练习中表现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而不计较报酬。但当我接触到法院的实际时，我发现它如此棘手、如此枯燥无味，以致我不久便对此感到十分厌恶。我天性喜欢舒适和快乐的生活，加之性情豪爽、正直，对于担任这样的职务并不相宜，因此我十分迫切地想放弃这个职务。正当我考虑如何摆脱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母亲的身故使我有可能是独立自主并支配自己的财产。况且，我悲伤极了，睹物思人，一切都令我十分难受。我便不假思索决定长期离开故乡。我着手料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实行这个计划。我卖掉全部财产，只留一块土地，以便在必要时作隐退之用。我把这块土地交给一个可靠的朋友，他只要接到我的消息，总会向我详细报告情况的。

随后，我开始游历，几乎走遍了法兰西王国的所有省份。我在著名的巴黎城住了下来。我觉得那儿的生活富于吸引力，我不知不觉地逗留了将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后来，当我有机会去德国时，我当初的游历愿望又重新激发起来，我不能再在巴黎住下去了。于是我游历了整个德国，参观过皇帝的宫殿，也看过帝国诸侯的宫廷。我从那里到了瑞典和丹麦，以后又到了荷兰，在那里结束了我的整个欧洲之游。我在荷兰休息到 1655 年，便从那儿乘船往东印度去。

我着手这次艰苦的旅行，是为了满足天生的好奇心，满足一直萦绕我心头的强烈愿望：即要去看一看听说有许多奇妙事物的一个国度。我的一位朋友的再三鼓动也是促成我此行的原因。他在巴达维亚置有产业，也要乘船到那里去。此外，还得坦白承认：希望从中获得好处，这也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这些因素对我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影响，我为这次旅行准备就绪之后，便和我的朋友登上“金龙号”海船，这条船最近造成，装备全新。这条船的吨位约为六百，配备三十二尊大炮，共载船员和旅客四百人，还有大量金钱，我那位叫万德尼的朋友就占有其中很大一部分。

1655 年 4 月 12 日，我们从特塞尔起航，趁着凉快的东风，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船轻快稳当地驶过英法海峡，一直进入公海。我们由此继续航行，直至加那利群岛；有时感到风向无定，变化多端，但我们没有遇到风暴。我

们从加那利群岛储备了一些我们可以找到的而且又是必要的物品。然后就向佛得角群岛前进。我们远远便看见这些岛屿，而且毫无困难地驶近它们，没有发生任何特殊的意外事故。诚然，我们见到好些海怪、飞鱼，也见到新星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这类东西相当平常，书上也作过描述，好些年前就失去了新鲜的脸力，因而我认为不必去谈它了。我不想以无谓的叙述去多占本书的篇幅，那只会使读者，也会使我不耐烦的。因此，只要说一说我们平安无事地继续航行，直至南纬三度的地方，其时正是 1655 年 8 月 2 日，也就可以了。在此之前，大海一直对我们十分友善，这时才开始让我们感到它变化无常的威力。下午三时左右，本来是晴和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接着暴风雨来临：狂风大作，大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眼看这一风暴降临，水手们吓得脸色发白，神情颓丧。虽然他们来得及系好船帆，结牢大炮，把一切安排就绪，但预料到面临的是可怕的飓风，他们被风暴的威力吓倒了。大海开始翻腾起来，风向无定；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罗盘的指针竟东南西北地乱转一气。我们的船颠簸得非常厉害，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倾，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沉；一股风推我们向前，另一股风又将我们向后吹。桅杆横桁和缆索都被折断、撕碎。暴风雨是如此的凶猛，以致大部分船员都感到不适，几乎听不到指挥的声音，更不用说服从指挥调动了。这时候，旅客们都被关在底舱里。我和我的朋友躺在主桅旁边，神情极度沮丧。两人都懊悔不迭：他后悔不该受发财致富的贪欲驱使，我后悔不该受发疯般的好奇心支配。我们都很想回到荷兰，我们非常失望的是：既不能重回这个国家，也看不到任何陆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任何国家都是好的。

这时候，我们的水手并没有去睡大觉，为了使们脱险，他们不遗余力地去做一切有助于脱险的事。他们发挥了全部机智，运用了全部力量，有些人去掌舵，有些人用水泵排水，哪里需要，他们就赶到哪里。幸赖上帝的保佑，他们终于靠自己的力量，使海船在猛烈的飓风中幸免于难。最后，飓风转变为凌驾一切的偏风，将我们的船一直吹向南方，其力量之大，使我们无法改变航向。我们只好屈服于这股风力，任它吹到哪里便算哪里。经过两昼夜的航行，风向略变，将我们吹向东南方；这样持续了三天，而且我们还是在浓雾中行船，海雾之大，几乎不能分辨出五六步以外的东西。第六天风势稍减，但仍然刮着西北风，直至午夜。最后我们忽然感到风平浪静，仿佛我们的船驶进了池塘或死海似的，令我们惊讶不已。两三个小时以后，天空放晴，我们开始看到几颗星星，但是根据这些星星，我们根本无法认清方位。我们总的估计是：我们处在离巴达维亚不远，离南方大陆至少一百里约 的地方。但是不久我们便发现：我们原先的推测错了。第七天，照样是风平浪静，我们有了歇息时间并检查了船上的各个部位。我们发现船上几乎没有损坏，因为这条船造得十分坚固，经受了风浪的冲击而没有出现使之陷于困境的漏水洞。第八天，吹起了和风，将我们的船送往东方，我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不仅使我们接近目的地，而且也解除了我们因为长时间的风平浪静而产生的忧虑。就在这一天的入夜时分，天空乌云密布，大雾弥漫，风势又猛烈起来，我们担心又来一次大风暴。第九天，浓雾依然，狂风大作，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临近午夜，风向改变，风势更加猛烈，又把我们

的船急剧地吹向东南方。大雾愈来愈浓。午夜时分，风势异常猛烈，我们的船飞速地前进，突然撞到一块沙滩上，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船牢牢地搁浅在那里，动弹不得，仿佛是钉上了钉似的。这时，我们以为一切都完蛋了。我们随时等待狂风恶浪将我们的船撕成碎片。人的技巧和机谋既已无济于事，我们便向上帝求助，求他大发慈悲，满足我们的愿望，保佑我们绝处逢生。早晨来临了，阳光稍稍驱散浓雾，我们才发现船搁浅在离岛屿或大陆岸边不远的沙滩上。这海岛或大陆，我们并不认识。这一发现使我们从绝望转变为满怀希望；因为，尽管我们对这块陆地感到陌生，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能否在这儿多少摆脱一些苦难，但是由于一连好几天都不幸地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在生与死之间挣扎，自然看到陆地都叫人喜出望外。临近正午，天气转晴，十分炎热，风力大大减弱，波涛也失去汹涌之势。

大约下午三时，潮水退出海滩。我们的船陷在一块似乎不到五尺深的淤沙上。淤沙离岸仅有一箭之遥，海岸相当高，但还可以登上去。我们决定由此登陆，并决定把船上的物品搬运上去。为此，我们放下小艇，艇上载上我们十二名全副武装的勇士。我们打发他们去侦察地势，要他们选择一处靠近海岸而又离船不远的地方，以便我们扎营住宿。他们一上岸，便登上一个离岸不远的小山岗，仔细察看了地势。但是他们既看不见房屋，也望不到村落，没有见到这里有任何住人的迹象。一眼望去尽是沙质的不毛之地，上面只长了荆棘丛与一些野生的灌木丛。

他们在周围举目所见之处都没有发现小溪或河流。由于当天没有时间再住远处探察，他们上岸三小时后便都转回，他们认为，冒险去深入这一陌生的国土是不适宜的。第二天，他们再次上岸，并奉命要把小艇和舢舨送回，好让我们逐渐把人送离大船。我们还决定把贵重物品，特别是把留存下来的武器和粮食都运到岸上。托上帝的保佑，这些东西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所有这些命令部执行得十分仔细和认真，因而出事后的第二天，我们都得以带着最宝贵的生活必需品登上陆地。第一批上岸的人将帐篷扎在离海不远正对大船的一块高地上。按照我们最准确的测量，这里大约是在南纬四十度的地方。这地方一面朝陆地，一面向大海，两边都看不到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的岗哨可以从高处察看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这块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既安全又方便。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食物和货物陆续运到这个地方，只留十人在船上，等到涨潮时看看能否将船拖离淤沙，要是不可能，或许就采取其他措施。我们一上岸便召集会议，考虑我们的防卫措施。我们决定，在陆地上照样保持在海上时的纪律，直至在我们认为需要改变的时候为止。随后下令作一次总祈祷，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感谢他奇迹般地救出我们的财富，并祈本上帝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援助我们；如果慈悲的上帝不象过去那样保佑我们，我们就有可能落入野蛮民族之手或因缺乏食粮而饿死的。

经过这样的安排和祷告之后，军官们把人员分为三支人数相等的小队；两支小队持续地在营地上工作，在四周挖下壕沟，以防我们受到突然的袭击。另一支小队被派往各处侦察，给我们供应木柴以及其它可吃的食物。那些守船的人则奉命检查船上的情况，并尽量使船能用。经过周密的检查，他们发现船的龙骨因猛烈撞到沙滩上而折断，而且船身深陷在淤沙里，即使龙骨不断，要把船拖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还补充说，按照他们的意见，最好是把船拆了，用拆下的木板造成一只或两只平底船，以便派船到巴达维亚去。这个主意得到赞同，于是便挑选最合适的人去执行。

那些被派去侦察的人，害怕遇到意外事故，不敢冒险深入内地，很早便回到营地。他们认为，待筑好防御工事，架好大炮以后，才能较为随意地在平原上探险。不过，他们毕竟给我们带回来了木柴和某种黑莓之类的果子，那种东西在灌木丛和荆棘丛中大量存在。几个沿岸巡视的人，找到大量的牡蛎和其它贝壳动物，这使我们大大节省吃用船上的食品。根据平常的配给量和我们所作的精确计算，船上的食品只够维持我们食用两个月之久。鉴于这点，我们便考虑尽量节约食物的办法，以便维持更长的时间。由于只有补充其它食物和削减口粮才能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发现海上某些地方鱼类丰富时，便认真准备鱼网和捕鱼用具。捕鱼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使我们可以部分地用鱼、贝壳动物以及上面提到的黑莓来代替粮食。因此我们削减吃用船上食品的分量，减至每天八盎司。我们还未找到淡水，而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虽然我们在堑壕里挖了一口井，水源丰富，但由于离海太近，井水带有咸味，有害健康，而且气味也很不好闻。

我们去探察的那些人，每天都有一些新发现。我们考察了营地周围大约十里的地方，没有找到人和动物的任何痕迹。他们愈走愈远。在这辽阔的沙上平原上，除了几条蛇、一种大如家兔的老鼠，以及形似野鸽但比野鸽稍大并以黑莓为食物的飞鸟之外，他们没有见到其他任何生物。他们用枪猎取了几只野味带回营地，我们烧好尝了一下，滋味都十分鲜美，特别是鸟肉，更为可口。这些新发现使我们放松了防卫。我们仅在营地周围挖掘一道小壕沟，清掉沟中的泥土。我们认为，在这个渺无人烟的地方，这已经是相当好的防卫措施了。我们把几门大炮架在最合适的地方。我们既不害怕人也不害怕野兽，只耽心饥饿和气候的骤变。虽然在海岸修建小船的十四天当中，我们觉得这几的气候很有益于健康，但还不知道以后究竟如何。几天以后，平底船竣工，准备下海，带了供八个人六周食用的粮食，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全部食物了。当提出挑选八个人去巴达维亚时，水手们在谁该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因为愿意去作这次冒险航行的人为数甚少，可又非要几个人去不可。我们决定从全队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优秀水手，由他们抽签确定谁去谁留，结果就这样进行了。中签的有水手长本人，一名叫普兰斯的水手，还有其他六人，名字我都忘记了。当他们看到命中注定要完成这次旅行时，也就毫不抗拒地服从了。我们一起商定再次会面的信号，以便一旦他们带救兵回来时可以找到我们；随后他们就向我们告别，乘上平底船启程。风从陆地上吹来，他们乘风向海上驶去，小船很快便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其后我们向上帝祈求和祝祷，但愿他们平安归来，我们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上帝的慈悲上。

同一天，我们召开了会议，商讨应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制度才最切合、最适应我们目前的状况。因为有几名军官已乘船出发，我们在海上时的纪律也已经有了一些改变；经过讨论，认为海上的纪律不适应陆地的情况。大家提出了好几种办法，也都有反对意见。经过争论，决定实行军事管理制度，由一位将军和几名低一级的军官组成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会有权处理和指挥一切事宜。当要从全体人员中推选领袖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到我的朋友万德尼身上，大家都想把这份荣誉给他，因为他在众人当中有声望，而且对这条船拥有最大的权益。但他却谦让推辞，说自己太年轻，而且太缺乏足以担当这项职务的军事经验。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推选比他更有经验的人，而他自己却从未打过仗，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他看到与会者的脸上都露出不安和困惑的神情，于是便对他们说，他十分感谢大家对他的敬重

和爱戴，他愿意有资格承担大家交给他的指挥职务；无奈他不具备这种才能，无法有效地担当将军的职责。他请求他们允许他推荐一个完全能胜任此职的人，这个人曾在欧洲两支不同的军队中担任过指挥官职务，并在各地游历多年，这无疑使他具备许多政治方面的知识。他还补充说，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他甚至敢于断言：虽然大家对这个人象对他那样熟悉，但是他已经为大家所敬重。他自己凭长期的经验，可以对这个人的品行与廉洁作出评价。“我所说的这个人”，他用手指着我说，“就是西登上尉。如果你们愿意把他选为我们的将军，我是乐意服从他的指挥和命令的。”

这一番意外的言辞，加之全体与会者投向我的目光，使我有点发窘；但是我立刻恢复了常态，回答说：“万德尼先生的推荐与其说是出于他对我的学识和品德的了解，毋宁说是出于他对我的友谊。我是个外国人，出生于远离荷兰的国度。我认为在众人当中，有比我更能担当这一指挥职务的人。因此希望大家把我免了；我宁愿听从大家推选出来的人，而不愿意由我来指挥。”

我的话音未落，就有个叫斯瓦尔特的人突然出来说话。这人十分有胆量，而且很有活动能力。他在我们进行的所有侦察活动中，都总是跟随着我。这时他对我说：

“先生；所有这些托词都不会起作用的。如果我和万德尼先生的意见被听取。那么，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也得当我们的将军。因为，除了他所说的有关您的品德以外，所有的人，尤其是我，都知道自从我们登上海岸以来，您为大家的利益，为全体的得救，已表现出您是我们中间最谨慎、最热心的人。单就这一点而言，您已配得上指挥我们了；再说，我们都是商人或船员，既不懂打仗，也不懂纪律，而您是能够指点我们的。只有您具备担任这一职务所必需的品质，只有您有能力指挥我们。因此我宣布，我除了服从您的指挥以外，对谁也不服从。”

他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态度坚决，大大打动了已经准备选我为领袖的人。这时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要西登上尉当我们的将军。

当我看到无法推辞时，便向大家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要说话。我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诸位先生，既然你们硬要我担任指挥职务，我怀着谢意表示接受。我衷心希望此举对大家有益。但为了使一切事情都有秩序地得以安排和严格地实行，我请求你们给我一定的特权。如果你们乐意这样做的话，我将竭尽全力保护你们，让你们遵从我认为最宜于你们自卫的纪律。”

“我要求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你们每个人、总之所有的人都要宣誓服从我和军事委员会，违反者处以我们认为恰当的刑罚。”

“第二件事，我有权按照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处理军务，有权挑选主要的军官。这些军官只能履行我交给他们的职责。”

“第三件事，在委员会中，我的一票算三票。”

“最后一件，我和我的副官在一切公务的讨论中有否决权。”

大家同意授予我这一切特权，我便同时被大家拥戴为将军。作为我的权威的第一个标志是，大家在营地的中央为我扎下一座大于其他帐篷的营房。当天晚上，我便和方德尼住进这座营房中，我听取他有关各种事情的建议。

第二天，我召集全体人员，在他们面前宣布万德尼为总管，负责管理全部货物和我们现有的或将来可能有的粮食。我指定斯瓦尔特为管理大炮、

武器和军需品的总长。莫里斯是一个有经验的聪明的水手，我任命他为我们舰队的司令；所谓舰队，不过是一只小艇，一条舢舨，和另一条我们用大船的残骸修成的平底船。我们当中有一个叫莫尔顿的英国人，他曾在荷兰当过中士；我任命他为第一连连长。德豪斯是一个谨慎机警的人，任第二连连长。有一个叫万福卢茨的当第三连连长。另一名叫博什的任第四连连长。我任命勒布伦为总参谋长。所有这些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下级军官，但应得到我的认可。

我有两个仆人，其中一名叫德韦兹，他在加泰罗尼亚时，曾是我手下的士官。他为人善良、机智、审慎、忠诚。自从我离开军队以来，他一直为我服务。我任命他当我的副官。另一名仆名叫杜尔西，我让他当我的秘书。

军官挑选出来之后，我们便清点全部人数。原来我们总共有三百零七名男子，三个男孩，七十四名妇女，身体都很健康。因为，尽管有几个人下船时还在生病，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全都痊愈了。这说明当地的空气十分有益于健康。我把全部人员分成四个部分，我交给莫里斯二十六名水手和三个小伙子，从而组成我们的海军。斯瓦尔特得到三十名男子作为炮手。我把二百人分成四个人数相等的连队。其余的男女都归万德尼管辖。我们有两个号手，除了一般的职责，按荷兰人的习俗，他们平时还在船上负责祈祷的仪式。万德尼带一个；我自己带另一个，给他们交代一切有关的任务。事情既已安排就绪，晚上我便召集高级军官，向他们宣布：在我们的粮食告罄以前，必须到海上和陆地去寻觅新食物，要尽量找到比我们目前的营地更为合适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久什么都将用尽，连淡水也会得不到的。按照我的想法，必须派出几支武装小分队去周围考察，并且要深入到我们还来去过的内地。他们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且说，随时准备听候我的命令。于是我吩咐莫里斯装备小艇和舢舨，令他带领人员乘小艇沿营地的右侧海岸航行，并派人乘舢舨沿左岸航行。我命令莫尔顿从他的连队中挑出二十人，也沿左岸行进，不得远离舢舨。德豪斯按命令从他的连队中选出三十人，向腹地挺进。我自己则从其余两个连队挑选四十人出发；我让副官留在营地，在我离开时，代行指挥权。我们大家都带了三天的粮食和军需品，配备了刀剑、长矛；木棍和火枪。我向众人下令，要在次日清晨准备就绪，并前来听候我的指示。第二天他们都照此办理，那是我们登陆后的第二十天。

翌日拂晓，他们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停当并前来见我。我对前一天的部署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补充了一点：如果大家遇到什么重大的情况，要马上向营地报告。我再次叮嘱莫尔顿不要远离舢舨，每天日落以前必须让舢舨靠岸；我自己和莫里斯也决定这样做。

这些指示下达后，各队即开始行动，兴高采烈，满怀希望。我把我的队伍分成三个纵队，按军事队列行进。前卫由六名火枪手和一名下士组成；作战主队由十二名士兵和一名中士组成；由我自己统领后卫。各纵队行进时彼此的距离不超过火枪的射程，而且尽可能靠近海岸，以免看不见小艇。海上风平浪静，天气晴朗，但是相当炎热。临近中午时分，莫里斯把船靠岸，向我们走来，我们一起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两个钟头。我们所走过的十至十二里的地方都与营地的所在处相似，没有水源，没有溪流，到处是石头和沙土；除了荆棘丛以外，什么也不生长。我们又向前走了五里，地面开始高低不平，出现一些小山丘。再走两里，我们发现了一条淡水小何，流向大海。这一发现使我们喜出望外，特别是这时我们又发现了小河上游的两岸长了一些枝叶

茂盛的树木。我们就在这地方停了下来，打信号叫小艇向我们靠拢。小艇借着潮水进入小河。他们划桨向前，到达距河口一里之处，即我们等候他们的那个绿树成荫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扎营过夜。莫里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鱼、牡蛎以及其他贝壳动物，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晚餐。我们在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设了岗哨。我们还将树枝插在篝火周围的地上，把篝火遮蔽起来，这样，黑夜的时候，远处就看不到火光。次日，我派三个人回营地去报告我们过夜的这个舒适地方，并通知他们，我们打算继续前进。为了认识沿河两岸上游的地形，我派出五个人去侦察，要他们两小时以后回来，他们不折不扣地按命令去做了。他们回来报告说：上游地势比我们走过的地方多一点山，但同样贫瘠、干燥。听了这一报告之后，我们就打发小艇入海，当时我们还利用小艇渡过河的对岸。这条小河再在上游两三里的地方便可涉水而过。我们仍旧沿海岸行进，尽可能不离小艇太远。我们发觉，地势越来越高了。我们再前进五六里路，登上了一座相当高的山峰，从那里望过去，看到在三四里以外的一块高地上，有一片高大的树林，一直延伸到海边。我们看见这片树林高兴极了，便决定上那儿去。歇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就朝那边走去，穿越横在山地和树林之间的沙土平原。两小时后，我们到达高地的下面，并从那里走进树林。我们发现这里的树木高大，但并不密集，大树下小灌木也不多，因而十分便于行走。我集合众人，要他们彼此紧紧跟随，并把前卫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便一旦受到外人或野兽的袭击，能够抵御。穿越树林的时候，我们折下大小树枝，抛在走过的路上，这样，回程时便可认路。我们穿行了三里路，直至树林的尽头，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海和海湾那边的一些树木。这儿的海湾位于两个远远伸入海中的大岬角之间。这地方十分宜人，海湾之上和海湾之外景色都很优美，我们真愿意当初就被风暴抛到这儿的附近。我们的小艇还在树林的另一边；因为小艇要绕一个大湾才能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只好让它留在那里。我派了十个人到海边去，他们找到了大量牡蛎和贝壳动物，使我们非常高兴。我另派十人去海岬尖角的地方找淡水，又派十人到树林的边缘去找。派往海岬尖角的人，走了两里路没有找到，但最后他们沿着山坡走到了一个树木青翠的茂密山谷，山谷的深处，有一条淡水小溪，直奔海湾。他们在这个惬意的山谷停了下来，一刻钟之后派出三名伙伴向我报告情况。往相反方向走的十人回来告诉我们：他们在林中走了很远，据他们判断，树林是向陆地那边延伸的。他们在一条小溪旁边发现一群鹿，他们捕杀了两只，砍成四块，扛在肩上带回来，给我们饱餐了一顿。我派出五个人到莫里斯那边去，将这好消息告诉他，并要他尽快到岬尖角这边来，我们其中一人带着新指示去迎接他。我命令那五个人跟莫里斯会晤之后，立即赶回营地报告我们幸运地发现，并告诉我们的人，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我还叫他们带了四分之一鹿肉回营地。然后，我和手下的人住山谷进发，那里已有我们的人在等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十分舒适方便，因此决定不仅在这里宿夜，而且要尽快把大本营搬到这里来。我手下的人点起篝火，烤煮鹿肉。我派五个人往岬尖角去接莫里斯。他们走了五里，直至海岬的尽头，站到最高的地方守候。稍停片刻，他们便看到小艇飞快驶来。小艇在日落前不久靠岸。他们把小艇拉到岸上以后，就一起朝新营地走来，到达时已是半夜。彼此相见十分高兴，一些人围在篝火旁烧烤鹿肉，另一些人席地而卧，地上铺了从树下捡来的干叶子。

我们安静愉快地度过了这一夜。第二天我一早起来便命令莫里斯和他的

队伍做好回旧营地的准备。我自己打算从水路回去，除了驾小艇的船员外，只带两个人同行。其余的人由我委托的一个军官率领，我命令他们，在未得到我的消息之前不得走出山谷。我答应军官三四天内返回。我认为他们靠打猎、捕鱼和捡取海边丰富的贝壳动物是可以维持生活的，下达指示后，我们一行便向小艇停泊的地方走去，乘上了小艇，一路顺风，当天就到达旧营地。黄昏时候我们上了岸，受到热烈的欢迎。我早先派回来通知我们新发现的那些人，已将新营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于是大家都要求到那里去。我回答他们说，我也想尽快回去，因为那几的确是我們所看到的最合适的地方。

莫尔顿和德豪斯比我先到两三个小时，向我汇报了他们沿途的情况。莫尔顿向我报告说：他们一行人从营地左侧出发，在干燥的沙地中走了十五六里，没有发现一滴泉水，也没有找到任何溪流。日落时，他们遵照我的命令，紧靠岸边，睡在一起。第二天，他们向西继续行进，穿过满布石子的地带，仍然没有找到一滴水。直到中午时分，他们遇到了一条大河，便在那里停下等候舢舨。他们注意到潮水咆哮奔腾而来，涌入大河；他们到达的地方，河水是咸的，因为离海远了。为了寻找淡水，他们不得不住上游行进。他们在一条注入大河的小溪中找到了淡水。从那里继续往内地走的时候，河里钻出了两条大鳄鱼，向他们袭击，想拿他们饱餐一顿。但是，他们在鳄鱼靠近之前便察觉了，于是举起火枪射击，几声枪响，吓得两个怪物掉头逃跑了。由于沿河有受鳄鱼或某些可能遇到的野兽袭击的危险，而且除了在海边可找到贝壳动物之外，他们已没有足够的粮食来维持行军，因此他们认为不应继续前进了，便从原路折了回来，按照我的命令，这次外出侦察限于三天，他们不愿意超过这个期限。

德豪斯报告说：他们第一天在沙土平原上走了二十里，晚上到达一座长满欧石南的小山；就在山中过夜。次日清晨，他们发现五六里外大雾迷漫，随着他们走近，白雾逐渐消散，一个方圆不下十里的死水湖出现在他们面前。走近一看，见到湖岸上芦苇、水草丛生，内中栖息着无数的野鸭和其他水鸟，发出可怕的喧闹的叫声。他们在湖畔走了很长时间，无法靠近水边，因为周围是一片沼泽，要是在沼泽里行走，就可能有没顶的危险。最后，他们到了一座山旁的沙土地带，那山比他们前一夜歇宿的山岗稍高一点。他们登上山顶，从那里望去，远处四面是荆棘丛生的荒原；再往南面一点是一道高山带，陡得象墙壁似的。高山带自东往西伸展，一眼望不到尽头。后来他们担心口粮告罄，便于第三天返回营地。根据这两位连长报告的情况，我们认为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这就更增加了大家迁住新营地的愿望，我们在那里所能得到的舒适条件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次日，我召开军事委员会，提出把营地移往我已派人留守的绿色山谷，我的建议立刻得到热烈的响应。我们决定逐步迁移，首先搬运最必需最轻便的物品。我们新造的平底船过几天就该完工了，那是可以用来搬运大炮、大木桶以及其它笨重杂物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利用小艇和舢舨运载粮食，还派好几个人从陆路出发，搬运斧头、铁钉、铲子以及其它从海难中抢救出来的工具，参谋长随第一队出发，我的副官与未队一起前往，随后，我眼看平底船竣工，便派它装运辎重前去，我本人则取道旱路。

我忘记说了：莫里斯第二次航行绕过梅岬，没有遇上任何危险，因为自从我们登陆六个多星期以来，海上一直风平浪静，没有风暴。气候十分温和，我们既不感到冷，也不感到热，只有在中午时分，太阳接近我们时，才感到

比较热。此时欧洲夏天已过，这儿却是春回大地，春天从八月份开始。莫里斯告诉我说：他绕过海岬时，发现有几个小岛，彼此相距甚近，一直分布到对面的一个大岛之旁，那个大岛护卫着海湾，挡住恶浪的冲击。他认为这儿是个优良的港湾，但他担心在大岛与海岬间有大量的暗礁和岩石，使大船难于靠近。那大岛是把港湾与大洋隔开的。我回答说：等我们把全部人员和物品运到新营地安顿下来以后，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去考察这些岛屿，那时他可以负责这件事。发现山谷后不到十二天，我们就已经把全部人员从旧营地迁往新营地了。万德尼和另外几个军官将这儿命名为西登堡。这个名字是在我离开的两三天中取下来的，由于经常使用这个名字，后来竟无法改变了。

我手下的人按照我的指示，积极地沿小河两岸盖起各种精致的茅舍，那地段约有一里长，一直伸延至东岸的海湾。当地有大量的柴火，我们的捕鱼人在海湾内捕到大量的鲜鱼，由于没有盐来腌鱼，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莫里斯恨快就给我们弄到了盐。他到了附近一些岩礁上，找到了大量的盐，需要多少有多少，即使我们在那里住上二十年，也足够食用。这种盐由海水自然形成。暴风骤雨的时候，海水冲上岩礁，灌满一些凹陷的地方，烈日蒸晒下，海水就成了盐。每天都派出小队去找鹿、捕鹿，杀了不少。我们看见水鸟在海湾中翱翔，由此估计它们一定栖息在某处我们还不知道的地方。我们的预料没有错：莫里斯在海湾中天天去各岛探察，发现一处长满水草和芦苇的地方，大部分水鸟就在那儿栖息。他还发现一个岛屿，也可说是一片大沙滩，有好几只绿色海龟在上面下蛋。我们就把海龟蛋作为主要食物。总之，我们发现了许多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东西，就是在这儿住上一千年，我们也不愁缺乏食物。火药不足成了我们最大的忧虑，因为尽管我们拥有的数量不少，但我们知道，这是不能维持很长时间的。我们预见到，衣物、武器、工具等也不能维持很久，如果我们派往巴达维亚的平底船一旦失事，我们就会得不到任何援助。但是上帝的慈悲在我们身上已有多次应验，我们希望，今后他也不会抛弃我们。

这时，春天已经来临。我们每天都去采集食物，这使我们节省了船上带来的食品，主要是我们从欧洲带来的几桶碗豆和其它豆类。我提出播种豆类，跟一些军官谈了，他们都赞成我的主意。为此我们砍伐了营地周围的好些树木，我们把这些树烧了，以便同时烧掉那些可能妨碍种子生长的杂草和根茎。然后，我们修了田畦，播上豌豆，盖上泥土，不时用小河的水浇地，把一切都交给主宰万物生长的上帝来安排。

我们的猎手深入森林，杀了许多鹿，不能全部带回来，便把其中的两头挂在大树上，打算第二天再去取回。次日，七个人回到原来的地方，看见一只猛虎正在吞嚼其中的一头死鹿。他们惊讶不已，躲到一棵大树后面。其中两人一起举起装上弹药的火枪，向老虎瞄准，同时发射，老虎受了致命的重伤倒在地上。倒地时，发出可怕的吼声，令人毛骨悚然。老虎由于身体两处被穿透，一会儿便毙命。他们剥下美丽的花斑虎皮，然后取下树上的两头鹿，扛了起来，凯旋回营。虽然他们的胜利使我高兴，但是这一奇遇却给我带来了新的担忧。因为，我这样认为：既然在森林里发现了这只可怕的动物，也就表明林中还会有其它猛虎，它们有可能闯进我们的营地伤害人们。我在军事委员会上把我的担心讲了出来；会议决定要在我们的茅舍周围筑起一道高栅栏。我们第二天就动手，十天之后，我们已经能够防御那些可能夜袭我们的野兽了。我们的猎手比以往更加警惕，不再独自离开太远，唯恐遇上这类

野兽。

我们上岸已有七个星期，我们之间没有不和，也没有发生过争吵，因为我们时刻处于恐惧和危险之中。但是，一旦我们感到处境安全，不愁饥渴，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十分充足，天天都能吃到肉食和鱼鲜，也毋需象过去那样劳累的时候，恋爱和争吵就开始扰乱我们的安宁。我们当中有一些女人，因为没有机会，我几乎来提到过她们，现在该是谈谈她们的事情了。她们当中有几个贫寒女子，由于希望改善自己的命运，才背井离乡要到印度去。另外几名女子是要去那里看丈夫或其它亲人的。但大多数女子是从妓院出来的，或曾经被男子用几个钱收买而失过身的。这些女子对男子格外殷勤，男人也就开始和他们谈起恋爱来了。不久便发生了两性关系。由于我们全体都住在狭小的营地中，防范严密，情人们的幽会很难不被发觉。这样一来就常常引起争风吃醋，结果总是发生殴斗。不错，他们由于害怕我们的严厉法纪，因而尽可能秘密行乐。而我的日常工作极忙，其他军官也不大在意，所以这类违法乱纪的行为我知道得极少。下面是一件轰动较大的事情。

有两名青年男子与一个女子秘密来往，两人都以为单独占有着这个女子。有时这个女人答应和其中一个男子夜间幽会，并且这样做了；但是另一名也到她那里提出同样的要求，女子却借故把他打发走了。她的拒绝使那个男青年大为恼火。由于他天性好妒，起了疑心，想要弄清真相。他决定观察自己的情妇，以弄清她态度冷淡的原因。他真的对她进行了巧妙的侦察，终于当场发现了她另有所恋。这使他怒火中烧，便拔出佩剑刺进这一对男女的身体，然后溜之大吉，谁也没有发觉。这一对情人忍痛不住，高声呼救，大家闻声赶来，先是哨兵找到了他们，然后全体警卫都来了。他们从这一对男女的身上抽出佩剑，剑刺穿身体，插入地里一尺多深。当时请了外科医生来为他们包扎伤口；医生包扎完毕，便来向我报告有关他们的情况。次日我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但是我们未能查明谁是这一谋杀案的凶手。我们问受伤的男青年有无可疑对象。他回答说，他没有冒犯或得罪过队伍里的任何人，因此他不知道要控告谁。我们也询问了那个女子；尽管她猜想是她的另一个情人所为，可她却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去告发他。她知道，他之所以对她进行报复，完全是出于爱情的冲动。我们眼看问不出什么，便召集全体人员武装到会。我们逐个点名，当发现其中一人没有佩剑的时候，我们以为已经找到了罪犯。我们问他为什么集合不带剑。他竟放肆地回答说：他是没有佩剑的。我问他：“自从你和我们在一起以来一直没有佩剑吗？”他反驳道：“对不起，我借给我的一个同事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借剑时对我说，他奉命乘小艇到某地去。”当时我们把从受伤者身上取来的剑拿给他看，并问是不是他的。他回答说正是，他借给同事的正是这把剑。我正言厉色地对他说：“那么这把剑怎么会插到这两个不幸男女的身上呢？”他却对我说：“请别作出对我不利的判断。请允许我对你说：很可能是向我借剑的那个家伙做的案，因为他一大早就跑掉了。而他向我借剑无非是想嫁祸于我。”我还向他问了一些其它问题，并质问他：“那人既是同事，为什么连名字也不知道？”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这并不奇怪。这里没有谁能知道他所认识的和他每天见到的一切人的名字。”他还说：“那个向我借剑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和我的交情更深，甚至我难得见到他，因为他几乎总是出航。虽然我和他面熟，也常常和他交谈，但从未想到要问他的姓名。”

所有这些答话利索而巧妙，与其说证明他的无辜，倒不如说表明他的机